



任建辉

Ren Jian Hui

Since 2002 – President of Artists Society of Singapore;

2016 – Award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rize Leonardo Da Vinci – The Universal Artist”;

2015 – Invited to London Biennale and was awarded by the 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Art Critics;

2015 –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Florence Biennale and Barcelona Biennale;

2014 – Invited to Exhibi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aintings & Calligraphy in Beijing and was awarded with Distinction Prize;

2014 – Featured in “65 Chinese Model” medal and stamp collection;

2013 – Selected in Top 60 Masters of Contemporary Art by ArtTour International Magazine in New York;

2009 – Invited to Biennale Chianciano, Italy, and was awarded with an Honourable Mention for Painting;

2001 to 2008 – Invited to teach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5 – he was included in the authoritative book, *Famous Fig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Arts Circles in China*, and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Honour.

1990 – His art work, *Snow City*, was awarded with the top prize in the 1st Nation Exhibition.

Artworks are highly sought after by museum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USA, France, United Kingdom, Japan, Hong Kong,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and various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永无所住而生其心

中国当代艺术自1980年代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如罗中立、徐冰、蔡国强、张晓刚、曾梵志、方力钧、岳敏君等，他们的艺术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和面孔，他们的名字也从中国走向世界。和他们年龄相仿同样是走“当代艺术”路线的任建辉并不在这个名单之列，却在新加坡同样以“当代艺术”完成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发现、解构、重现，并以更为独立，更为多元，更为诗意，更为消解观念，置放情感的独特表现方式独步国际舞台，任建辉将此归功于中新两地生命成长的结果。

任建辉，1956年出生于中国西南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像他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更能体会命运多舛的曲折和艰辛，他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却在中国特殊年代完成童年少年成长，然后在城乡差别巨大的时代由城市到乡村生活长达三年之久，那时候唯一能够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是考取大学，他于1978年直接由乡村考取首都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并荣幸成为吴冠中的学生。

成为吴冠中学生的荣幸还在于在众多老师与学生的相互关系中，他和吴冠中先生建立起特殊师生情谊，任建辉觉得他特别能够听懂老师向学生所传递的艺术理念，老师也对这位学生班长厚爱有加，老师所提出的形式美等思想观点，几乎内化成为他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和理念。

任建辉还记得曾经和一大班同学追随老师去青岛采风写生，那时候老师精神体力都还好，只是老师比较严肃内敛，不喜与人闲谈聊天，甚至不苟言笑。近距离和老师的朝夕相处成为他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而这一切是发生在老师的名字还没有在艺术市场产生盛名与巨大财富之前，因此显得尤为朴素宁静，历历在目。

任建辉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的出版集团担任美术编辑，作为优秀青年干部受到体制的重用，他的美术作品也获奖，并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1991年任建辉首次来到新加坡举办画展，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新加坡，对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留下美好印象，尤其是这里的多元文化、种族和谐、民风淳朴，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深深吸引了他，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举家移居新加坡，并加入时报出版集团担任美术编辑工作。后来受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建筑系教导素描和水彩课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西方形成知名度，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也是不能忽略的市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爆发前，三个中国当代艺术联展在新加坡相继举行，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登陆新加坡市场，新加坡并在其后前瞻性成为这场艺术风潮的推手之一。

1999年本地著名斯民国际艺苑为任建辉举办

画展，他的“当代艺术”作品立刻受到东南亚收藏家关注，2000年，总部设在法国的Opera画廊为任建辉和另一位法国艺术家举办双人联展《想象与真实》，很快他的作品也受到欧美市场的关注。

于是，任建辉做出重要决定，辞去工作，转而成为一名全职画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需要全身心投入创作，人生是短暂的，职业生涯的不断迁徙固然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是身为艺术家，他更希望在自己体力、思想、技巧、创造力的最佳状态，留下富有自我意识的艺术创作。

对于自己的“当代艺术”创作，任建辉认为，最初的确是一种全新而艰巨的挑战。当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经历，和恩师吴冠中的教导，让他很可能步老师后尘，亦步亦趋，但最终他并没有遵循这条道路，任建辉与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些领军人物如曾梵志、周春芽等都是昔日伙伴，他们在“当代艺术”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让他认真思考当代艺术。

他认为相比较于传统艺术创作，当代艺术的理念先行，传达思想，表明态度，更贴近社会和时代。而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气质，尤其是它的东西方融合特质，似乎更激发创作灵感。

关于这一点有评论文章指出：“在他艺术生涯的前十年中，任建辉使用水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在学校所学画法要多，作为一个门徒，他的老师著名画家吴冠中教授，很大程度上感染了他。从写实主义，他运用水墨走过了半抽象主义，进而抽象主义，却很难完全走出老师的影子。也许任建辉的转折点在于他南下东南亚地区来到有着异国情调的峇厘岛与瓜哇岛。在那里，他的情感只能在画布上，有各种不同颜色与笔法在油画中表现出来。从那时起，他首次使用油画

作画，并开始探索多种方法表现自我内心的感触”。

任建辉把“西藏系列”作为自己的第一阶段创作，而这第一阶段创作立刻就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情、神秘主义色彩和富有诗意的画面处理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有过目难忘的特殊意境。

每一位创作者的艺术创作都不是横空出世，空穴来风，必有其“源头活水”，那或许是童年记忆，成长经历等，任建辉的父母亲曾在建筑公司工作，他们的车队时常呼啸着越过二郎山、四姑娘山，进入藏区。从孩提时代，任建辉有无数次进藏经历，甚至和藏民们建立起断续的友谊，藏民的宗教、习俗、节日、庆典、首饰文化等，甚至他们被紫外线灼伤的皮肤，无法平复的皱纹，关节突起的手指，隔绝迷离的眼神，绵长低回的法号等都被他牢牢记住。当他开始创作这类题材，他的当代意识表现更为明显，一种结合了写实与意象，隐蔽与凸显，真实与虚幻，符号与意念，前置与背景的相对统一完成在一张画布之上。

更确切地说，任建辉是画布上的诗人，他善于捕捉看似寻常的事物，表现出多解的意念，并懂得留下足够空间让画面更加突出，让人们思绪更加扩散，换言之，他的作品的空灵逸动的气质，让人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心思在看，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当代艺术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挑战时尚和财富的不安分话题，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关注，对于政治题材的消费式的利用难免让人感觉有其功利主义色彩，但是当代艺术思考社会议题探讨人性的姿态和努力令人激赏。任建辉第二阶段的大量关于“名牌”“牌奴”的反思创作，正是这种“思考当代社会”的产物，那些知名品牌好像

深刻的烙印凿蚀在现代人的头颅上，他们的面孔是模糊的，他们的表情痛苦、盲目、纠结、茫然、躁动，甚至有锁链、坠落、失重等明示或暗示的符号性内容作为背景出现在画面，这或许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写照？也可能是对从“物化”到“异化”的现代商业社会的批判。主旨鲜明却又一言难尽。

很显然，这类创作就像中国当代艺术的其他作品一样，引起来自欧美的国际画廊的关注，但任建辉更大程度上是掌握到从“建构观念”到“完成作品”的创作路径，因此，他不会重复自己，又不断创作新的系列，如其后出现的“瓶子系列”“中国女士肖像系列”

“名人系列”等，共有十个系列之多。他不想把自己局限在可能的审美疲劳的观念和模式中。2013年5月他被美国、加拿大与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团队在纽约《国际艺术之旅》评选为60位顶尖当代艺术大师。他的五幅作品收录在画集中。2014年参加世界华侨华人美术书法展，获得佳作奖，2015年受邀参加“伦敦国际双年展”，荣获“欧洲联盟艺术评论奖”等。

任建辉说人到中年，他常常体会到学习中国古代传统经典的好处，“儒释道”似乎每个方面他都有兴趣，最终导向自我的无休止哲学思考。例如《金刚经》里的一句“永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带给他浮想联翩，念兹在兹。也许对于艺术家要以更为自我和开放的心境才能真正体会世界，体悟生命。他喜欢偶尔用笔记本记录自己碎片式的感想，那些看来碎片式的想法，有些地方是断裂的，有些地方是衔接的，最终建构成为他的具有广袤时空，无限幻境的“隐逸宇宙的流浪者”系列。

在这一系列，任建辉对于意象的处理更为娴熟，生动，较比之前相对静态的物象，出现在这

一系列中的物象具有动感，并有时间属性，都市丽人、戎装军人、农夫农妇、巧笑倩兮、满脸木然，三轮车、马车、渡船等，画面组合更为大胆跳跃，题材旨意更为丰富多元，写实的人与物动感喧嚣，背景的宇宙外太空空蒙寂静，形成视觉张力，因为“生其心”所以有众相，来来往往，芸芸众生，妄心众相，最终也是过眼云烟、繁华落尽。他在自序中写道：“这是难得的超脱，仰望太空，无限浩瀚，到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过客，永无所住，永远在寻找回家的路，这种情绪隐藏在连自己都看不到的深处，因为不知道归宿在哪里，所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诗意的语言追不上飘忽的思绪却在画布上留下行踪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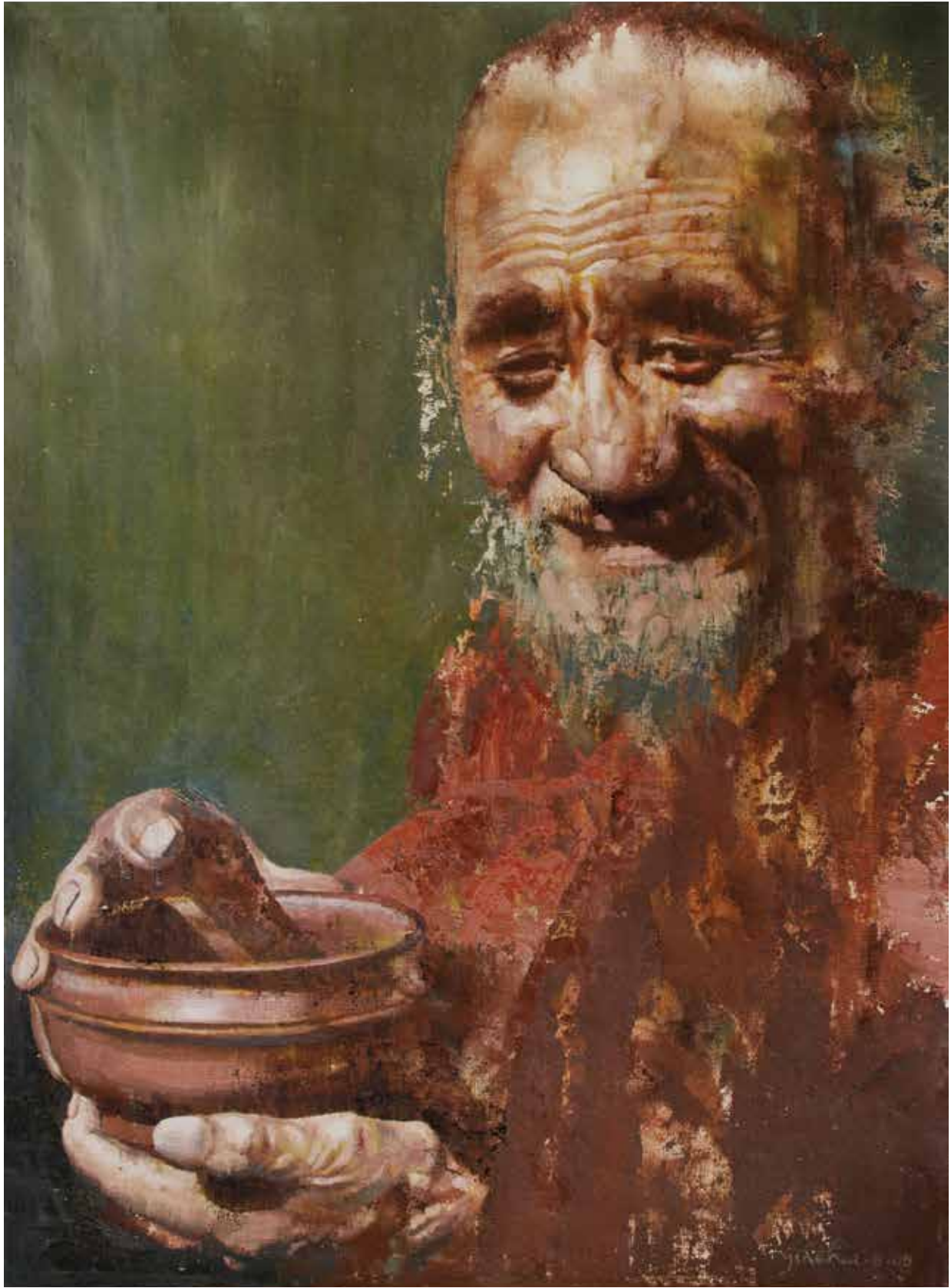
事实上，好的作品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在于“原创性”，考验创作者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他会一直困惑，一直求解，并借助因困惑求解产生的想象力不断有所创造。任建辉说：“我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一种与现实疏离的状态，一种向往空灵的状态，只想活出真实的自己。”

“真我”，我们或可把任建辉的作品作为那个“最真实的他”吧，那里有充满诗意的从前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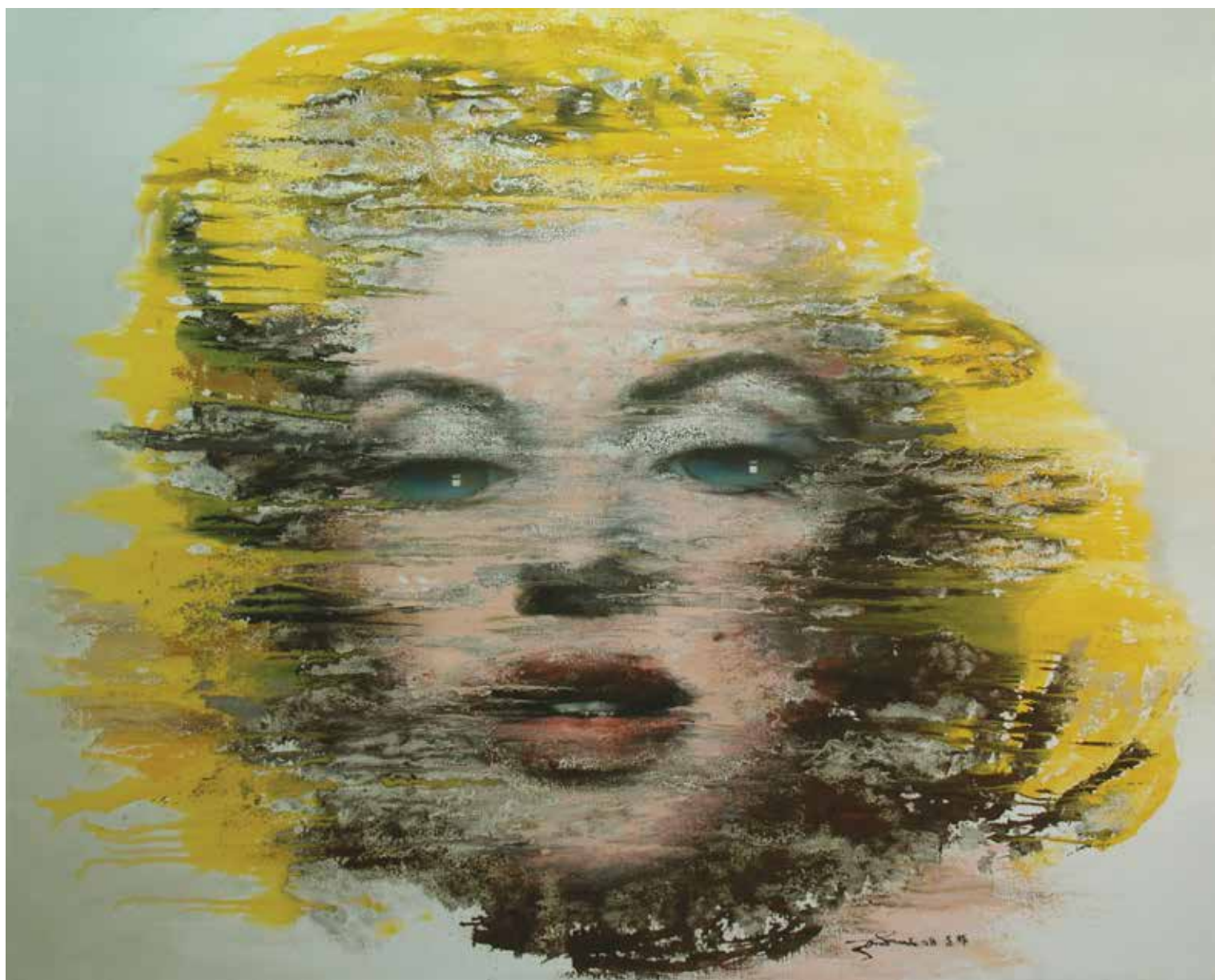
参考书目

1. 《新加坡艺术》（创刊）第100页《任建辉作品获选 ATIM2013年当代艺术大师》（2013年11月）
2. 《华汇》（第八期），第14页
《任建辉，积存能量再出发》（2014年5月）
3. <Sacred Sounds of the Himalayas>（2006年）
4. 《任建辉画集》（2011年）

感谢任建辉 2015年4月16日接受访谈并提供相关资料



幸福一生，2005年，油画，70 x 90 cm



梦露，2008年，油画，208 x 171 cm